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二〇五號　創刊日期：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　地址：興縣四山

人民時代 半月刊 第二卷第五期要目

轉戰萬里衝破蔣軍重重圍堵

王震將軍率部勝利歸來

陝甘寧邊防守衛戰士與羣衆列隊熱烈歡迎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中原軍區王震將軍所部已勝利突圍，於昨日抵達陝甘寧邊區邊境。溯自六月二十九日中原我新四軍李先念部隊突破蔣軍包圍後，其一部遭蔣軍追擊，被迫進入陝南，國民黨陝西省主席祝紹周竟於八月四日發表談話，公然限期李部離陝，胡宗南並調集兩個軍七個師，聯合劉峙之追擊部隊，部署進行新的圍殲。八月九日執行部宣佈第九執行小組成立老河口協議，限令雙方各就原地立即停止軍事行動，並各須後撤十英里，中共方面即誠意執行此一協議的有關條款，不料與調處同時，蔣介石、鄭介民、劉峙、胡宗南皆連發密令，謂要「消滅匪軍有生力量」，而第九小組蔣方代表唐濟時竟於八月二十四日在西安開會時，突然宣佈老河口臨時協議至八月十三日後已失去效用，並拒作任何調處，於是由胡宗南指揮之九十師（原軍改稱）六十一、二十八、八十四、二十四、一四四、一一二三、二十七等八個旅（旅師改稱），鄭州綏署第五綏區孫震所指揮之十五師（原軍改稱）一三五旅、六十四旅（均原師改稱下同），三師之三旅、二十旅，四十一師之一零四、一二四旅，四十七師之一二五旅及六十六師、一八五師共十七師，約十至十二萬兵力，即開始猛烈「圍殲」，企圖一舉消滅我陝南突圍部隊。王震將軍所部在蔣軍密佈「清剿」追擊襲擊及堵擊下，被迫繼續突圍，克服一切艱險，終於抵達陝甘寧邊區。當部隊橫越寶（雞）鳳（翔）路時，其傷病員百餘備遭胡部殺害，在隴縣所屬之關中山時，征途遇雨，戰士即在雨中睡眠，有三天僅以生包穀充饑，但指戰員仍奮勇作戰，而蔣方則手忙脚亂。孫震有一個軍，在不滿一月中，即損失六千餘人，胡宗南之第一旅（原為師）開抵陝南時，我方已轉移至寶鳳路側，胡部又忙於兵車西調，將所部運送咸陽，往返徒勞，軍士怨聲載道。在突圍戰鬥中，王震將軍所部指戰員間充滿團結友愛，某次蔣軍手榴彈一顆落於王震將軍近傍，一戰士迅即撲上前去抱住該彈，另一戰士則臥倒於王震將軍身上，前者壯烈殉命，後者亦被炸傷，王震同志因此幸告安全。此種高度革命友愛可歌可泣之故事，舉述不盡。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昨日下午四時，中原突圍部隊王震將軍所部安抵陝甘寧邊區邊境，邊境駐防部隊暨司令員特代表黨政軍民前往迎接，附近各村鎮羣衆邊防守衛戰士均列隊熱烈歡迎。當中原衛隊健兒與邊區父老及他們的兄弟戰士相見時，都興奮的流淚，久別重逢的勝利歡呼中，還透着對法西斯締造者的仇恨。王震將軍雖在萬里征途中，但精神依然健旺，一如當年抗日戰爭中南征時之英勇氣慨，但他為他的戰友們所犧牲時，熱淚不禁湧出，情感壓抑，他說不出話來。當晚，地方各界設宴為王震將軍暨全軍將士洗塵，席間並舉杯共祝毛主席健康。宴席上，韓東宣將軍笑謂王震將軍：「現在你可以打個電報給蔣介石，就說王震到了。」不久以前，蔣介石曾懸賞三百萬元，要活捉王震將軍。

陝甘寧黨政軍首長 馳電慰問歡迎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王震將軍於昨日勝利突圍抵達邊區邊境後，延安各界極為關懷與興奮，頃已指派邊府劉副主席代表黨政軍民前往邊境慰問。中共西北局習仲勳同志、邊府林主席及保安司令部王世泰司令員並於昨日馳電慰問，原電如下：

王震同志並轉全體指戰員：

你們轉戰萬里，衝破反動派重重圍堵，勝利歸來；我們無限高興，並已派劉景範副主席代表邊區黨政軍民前往歡迎與慰問。你們辛苦了，請受慰勞之忱。

習仲勳、林伯渠、王世泰

八月三十一日

在大同——日軍比閻軍吃的好 最壞的是「東北挺進軍」

（新華社口泉一日電）由敵駐大同日軍所編成之特務第八團，今年七月間又與閻、偽軍先後合編為七、八、九三個保安大隊，排級以上幹部全為日人，現均改為中國姓名，據所得不完全材料，該特務團長為林大雖，現改名為陳豐山，按林為少將，副團長為五味少佐，現升少將，第七大隊長原係大同日軍司令部矢島大尉，現改名為劉明升，已提升為少校。第七、第八兩大隊各有日人九十五名，閻、偽軍四百五十人，第九大隊一千人，全為日人。據此次大同自衛戰中放下武器之「東北挺進軍」第六師十七團上尉指導員姚下川談稱：大同城內尚有一坦克大隊，駕駛員全係日人，另一砲隊的砲手亦全係日人。閻錫山為利誘日人參加內戰，除提高薪餉（少尉每月四萬五千元、上校九萬元、少將十二萬元）外，並每月給紙煙、汽水，僅病號發給水菓等，引起閻軍下層官兵的不滿與憤恨。今年三月底在大同城南八里莊一次戰鬥中，閻軍士兵一遇我軍反擊，即潰然逃散，致日軍傷亡九十餘人。此次放下武器之「東北挺進軍」第六師十七團火伕王九峯說：「大同吃喝分三等，最壞的是我們挺進軍（即東北挺進軍部），全吃高粱米；閻軍卅八師好一點，吃小米、白麵；日本人，吃大米、白麵，最好的是日本人，兩禮天還給一口豬去，我們竟連投降的日本人都不如。」

×××

大同南大廟閻軍 二百餘放下武器

城郊僅存東南北關等四據點

（新華社大同前線一日電）大同南郊陷於重圍之南大廟閻軍，在我軍威力與政治爭取下，已於三十一日晨七時半全部放下武器。該部原為閻軍三十八師第三團，遭我迭次嚴重打擊，殘部三百餘人被圍於南大廟，城內閻軍曾於二十五、二十八日兩次出援，以坦克猛攻我陣地，均遭我軍擊退。三十日夜十一時，該部企圖突圍，先派兩個排向東南我陣地偷襲，被我全部殲滅，生俘二十餘，繳輕機槍兩挺。最後該村閻軍被迫全部放下武器，計有營長以下二百餘名。我繳獲迫擊砲兩門、重機槍兩挺、輕機槍十三挺、擲彈筒三個、步槍一百三十餘支，子彈萬餘發。迄今為止，大同城郊除東南北三個關及城南附近之瓦窰村四據點外，閻偽據點全被掃除。

蔣閻機破壞和平建設 炸我口泉平旺發電廠

（新華社豐鎮二日電）蔣閻機二架飛我正在和平建設中之新北下深區重鎮口泉、平旺等地，大肆轟炸。平旺發電廠經數次轟炸掃射，機器大部被破壞，口泉發電廠廠內投擲美式重磅炸彈三枚，[illegible]

中共中央晉綏分局 致晉綏南北前綫全體指戰員的信

晉綏南北前綫全體指戰員同志們：

你們為了保衛人民利益，在暑熱炎天，流血犧牲，從閻偽手中奪回了九座縣城和許多村鎮車站鐵路，消滅了大量的反動武裝，解放了近百萬的人民。黨和全邊區羣衆對你們每一次的勝利，都歡欣鼓舞。現在分局代表晉綏全黨向你們致敬，並給以親切的慰問。

你們的困難，我們是很清楚的。被服鞋子按時發不去，給養調劑得不好，歸隊與動員工作都有缺點，民兵還不健全……這些使你們在作戰中遇到不少困難。我們的優抗工作做得不好，使大家時常惦記家庭。尤其對犧牲傷病的同志們，不能及時的撫卹救護，使受了很大的痛苦！同志們，

你們和黨和人民是血肉相連的！你們是黨和人民最有力最可靠的支柱，沒有你們及你們的英勇鬥爭，也就沒有晉綏邊區今天鞏固的解放區。你們的任何痛苦，都刺痛了黨的心！黨正用一切的努力，改進領導工作。現在全邊區正進行優抗工作檢查，黨政軍合組慰問團，到各地幫助抗屬解決土地，建立家務；正進行民兵工作檢查，準備在今冬進行全邊區組織與擴大民兵運動，以建立正規軍後備的鞏固基礎；正開展反貪污浪費節約財力、物力、人力，使能齊心合一的支援前綫。同志們！你們安心在前方作戰吧！晉綏五百萬人民，都在圍繞着自衛戰爭的勝利，與你們攜手共進！

現在蔣介石在美國反動派幫助之下，已全部撕毀了政協決議，公然發動全面的內戰，閻錫山作為蔣介石在南北兩個地區的內戰，要把我們手裏奪回來的地區重新變成美國的殖民地，要把解放了的人民再變成他們的奴隸！

同志們，我們要保護我們自己的父母妻子和生命財產，要制止內戰，恢復和平，就一定要堅決自衛，消滅敵人，就一定要打得他們停止進攻才行！

同志們，我們的責任是重大的，任務是艱苦的，但有黨的領導，有人民普遍的支援，再加上你們許多年的戰鬥鍛鍊，我們是一定能得到更多的勝利的！

全邊區人民正以更緊張的工作，更快的速度準備一切，積極支援你們！

敬祝勝利！

中共中央晉綏分局

八月三十日

解放晉北廣大地區 二支隊開會祝捷

[illegible]

從不積極生產上找出問題
變工「垮台組」查租後成了模範

（河曲訊）沙口五號村農會秘書鄭二厮領導的變工組，向來被人稱爲「垮台組」，有些組員們不知道因爲甚麽總是生產情緒不高，開會動員夏鋤，大家也不發言，開會又失敗了。鄭二厮心想：「一次說不行再說一次，」在鋤草時又漫談變工的好處，介紹各地農民參加變工翻身的情形，但組員張二五世說：「變工好!?我受死還不是穿的半件襖子。」於是把大家談活的中心轉到他的翻身問題上，鄭三孩說：「地主于務本不隔三天就去你家，你要聽上他的鬼話，就保險你再一輩子也翻不了身。」鄭二厮介紹他自己翻身的經過，當時大家又問他：「你那回減的合適沒有了？」他說：「那過合適甚哩！前年減租時，地主王永清來我家說：『減租咱們應付一下，國民黨軍隊快回來了，別人稱糧，你可有站足之地，如你減了租，把十四畝地都寫給你，你變成了自耕農，我負担的二十石公糧，就要你出了。』」當時鄭一萬接着說：「地主早想上國民黨軍來，他就來不了，咱們算清了帳，不是棉花包，抓地人還得先查窮和咱們大家，有甚麽事咱們想辦法。」張二五世就講了實話：「前年減租以後，地主二千五百元農幣，一出門就給地主要去了，算賬時怕變成自耕農，本來借口糧一石五斗，報成三石五斗，對半分租說成三七分。」說完後他提出要求減租。這時組員鄭辛友也忍不住說出他過去是明減暗不減：「向地主[illegible]條發減回三千元農洋和六件衣服，只拿了二千五百元，衣服又叫鄭地主老婆假哭了一場，全部拿去了。」這兩件事提出後，變工組專門組織討論，決定召開佃戶大會來徹底減租，幾天後，在全村六十多人的佃戶大會上，大家檢舉事實，訴了地主，重新算了賬，兩人共減回十七畝地，又寫了新約。查租勝利後，鄭二厮的「垮台」變工組，一變成全村最好的變工組，十二天中就節省了三十多個工。

發現經驗立刻介紹
沙口全村展開查租

這次查租證明了從生產中查租，是發現問題和發動變工的好辦法，領導上重視了這個經驗，馬上召開了全村幹部和變工組長的會議，以這個組作了典型報告，並具體佈置了查租工作。會後，通過變工組的關係，發現了許多減租不徹底想也想不到的事情：佃戶鄭二孩因地主于務本的十六畝水地，今春地主以假典約辦法，逼迫鄭二孩說：「你把麥子收下，先給我幾石麥子，不然我典給別人。」二孩怕失地，只得把打下的三石多麥子，給了地主三石四斗，還欠了三千元農幣，弄得他缺錢沒錢，他的老婆因生活所迫，又聽到別人減了租，就到副村長鄭基去告發，副村長讓二孩去農會登記，並召開了佃戶大會來解決，地主到會死不承認假典和吃現租，只說：「如果是假典，爲甚麽不交典約給佃戶」，當時佃戶[illegible]典約上的中見人是劉棚[illegible]，真相大白，[illegible]此少出公糧，[illegible]「咱過去想不[illegible]地主背了公糧，折實回十五畝[illegible]塊地，想不到還[illegible]「咱們組織起來[illegible]退步不下咱窮[illegible]成了全村的羣衆[illegible]討一個問題都[illegible]糧及債務問題，[illegible]多，逐件解決。[illegible]決定出賣[illegible]畝，由六十一[illegible]。（毅更）

豐鎮工人節約勞軍

一區一天內收到千餘斤慰勞品

朔縣協送「人民救星」錦旗

（新華社豐鎮一日電）豐鎮各界熱烈支援自衛前線。鐵路工人組成的[illegible]，正趕排新劇，不日出發，工人糾察隊每日輪流配合軍隊站崗放哨，維持治安。各界勞軍食品、慰勞品、錢鈔和慰勞信，日益增多。大生等公營工廠的工友，用生產節約所得勞軍；文林印刷局工作人員捐出全月津貼；豐鎮一區二天內即收到千餘斤羣衆的慰勞品；二區五街挑担的賣豆蛋，說：「我沒有錢，還有換下的幾個雞蛋，表達我的心意」；八路軍[illegible]老太太說：「八路軍就像自己家的子弟一樣，他們那樣辛苦，還不是爲了咱們？」她拿出一千元農鈔勞軍；上坪木工合作社六個工人捐款一萬元，他們說：「八路軍來了咱們才翻了身，不能叫[illegible]再回來。」[illegible]同蒲鐵路一直通到豐鎮、張家口，[illegible]那時可就更有辦法了。」各界[illegible]並向自衛英雄們獻旗，「人民救星」錦旗上寫：「你們奮勇前進，[illegible]民兵爲你們後盾[illegible]」特等勞英孫興[illegible]，擁軍模範楊媽媽等組成的慰勞隊，日內即出發前綫，[illegible]慰勞款十三萬一千多元。[illegible]節省出一天糧米，[illegible]獎金，幹部節省出[illegible]毛巾，人民[illegible]現勞軍運動正繼續開展中。（陳平）

達木河鄉村抗屬分下好地
父親督促兒子歸隊

九仁村帶槍逃兵，送去又跑了

（神池訊）積極幫助抗屬翻身，是動員歸隊的好辦法，硬拉硬抓強迫歸隊的辦法是靠不住。達木河村村民部二侯小牛兒參了軍，今年六月離隊回村，村長自動的動員他歸隊。因爲村幹部[illegible]家，但他一回[illegible]人就斷然了[illegible]政府就幫助他家；今年老抗屬秋收時，又按分地了四垧青苗好地，家中把政府優抗的好處說給他聽，他慚愧的自動跑去找村長說：「我回到家裏，見政府和羣衆待我家這樣好，就我在時也[illegible]這些地，這次我離隊回家是不對的，我決定明天就歸隊去。」李村郝福生去冬回家後，經動員數次，始終不歸隊，今年政府依舊按照抗屬一樣的分配了他家一塊好地，並說服他的父親，他的父親受到了感動，親自找回他報了名，送他歸了隊。六家河王不林、郭二兩個逃兵，以後幹部曾動員了民兵來抓，被他們家裏[illegible]過去，一個也沒抓住，但後來幹部從幫助解決他家困難着手，七月間發動互借貸糧，並以照顧抗屬的理由，貸給他家六斗莜麥，這樣他們受人[illegible]自知不對，就自動[illegible]他們也歸了隊。九仁村對逃兵戰士採取硬抓硬拉的辦法，區幹部派上帶槍民兵帶上，[illegible]保交給了部隊，但過幾天，他們又跑回來了。（鶴修）

五寨七月份羣運總結

獻征

根據分局高幹會精神，五寨縣與幹會對七月份羣衆運動作了總結。綜合各區彙報，全縣以十一個「封建堡壘」爲重點，展開了五十五個自然村、二千餘羣衆的減租運動。由於縣區幹部的直接領導，並幫助村政村幹部工作，使掌握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有改進。在運動中，羣衆不僅獲得了三千二百九十垧土地，而且在思想上也有顯著提高，如徘窩反霸鬥爭勝利後，羣衆自動擴兵，購買武器，以保衛已得的勝利果實。凡羣衆開展較好的村子，擴兵也都有新的發展，加強了羣衆自衛的信心。在果實的分配上，注意了好決抗屬的土地問題和照顧了中農，僅十一個村的統計，有三十七戶貧苦抗屬解決了土地，八十一戶中農得到了利益。在運動中大批村幹部都得到了實際的鍛鍊，逐漸克服了「行政村幹部不能作羣衆運動」的思想。在各村工作比較中，發現了河灣村、石咀頭兩個最好的典型村子，河灣村最初企圖通過一般動員，發動羣衆控訴，來解決問題，並看到其他村子，已打開了鬥爭局面，也想急於開會鬥爭，後來經過具體研究，發覺廣大羣衆還未發動起來，要求「鬥爭」的，只是個別積極份子和二流子，羣衆鬥爭情緒[illegible]未形成，於是就決定深入到羣衆中，解決羣衆的切身問題，來發動羣衆。幹部分頭到田間幫助羣衆鋤地，佃戶張五當[illegible]不敢接近幹部，[illegible]「怕幹部談話」，通過幹部在地里耐心教育，他提出[illegible]垮地，幹部馬上給他解決，從此他的態度完全改變了，參加了「減租委員會」，並決心「幫助大家翻身」。素來被人認爲「一輩子也翻不過來」的張五的轉變，給幹部教育羣衆的方式，有很大的啓發，大家說：「什麽鎖子要用什麽鑰匙」，後來幹部對佃戶郭黑子的教育，就以他給地主支差補閒了腳說起，啓發了他的覺悟，成爲鬥爭中的積極份子。其次領導注意團結中農，這就擴大了農民的力量。在九個減租委員中，吸收了兩個中農參加，並討論了貧農、中農和地主的關係，大家認識了中農也是受地主的壓迫的，和貧農是一家人，比喻「地主是大樹，中農是苗子，貧農是草，靠上大樹苗都長不成，都受地主的害」。從討論中解除了中農的恐慌現象，並支持了鬥爭，使減租獲得了全部的勝利。

石咀頭的經驗，是領導上先[illegible]了思想教育，首先召開羣衆訴苦會，一連開了四天，由十五人增加到三十人，解決了「該不該減」、「怎樣減」兩個問題，最初羣衆還是以爲「命窮」「沒本事」，後來把郭桂受窮的原因，用算賬教育擺了一下，才了解是「換來換窮了」。後來[illegible]慢慢轉到地主李喜太身上，大家提出要減租，但因照德說：「要和地主鬧，就不能講良心！」於是大家就爭論開了，大家認爲「良心就是[illegible]合理，咱們有道理，又不是搶他」。任八向老閒說：「你賣豆腐要錢嗎？」回答是「要嗎」，任八又說：「那你就沒良心」。老閒不承認沒良心，於是大家給他解釋，才知道向地主清算和要豆腐錢是一樣的。在四天討論中，通過羣衆的五種教育，解決了「命運」「良心」「情面」等問題，大部份與會者都成爲鬥爭中的骨幹，保證了鬥爭的勝利，羣衆的思想覺悟也大爲提高。

但有些地區，還存在嚴重的缺點和錯誤，主要是對羣運的目的認識模糊，產生了單純的經濟觀點和急於完成任務的思想，在作風上是官僚主義和包辦代替。在發動羣衆時只有一般號召，不從啓發覺悟下手，而單從經濟利益上去誘導，「你算吧！[illegible]地，過年就翻身了」。如南關[illegible]羣衆的臨時，個別幹部就把鬥爭對象扣了起來，召開了六十個人的羣衆大會，而只有主席一個人發言，鬥爭落無結果。東寨村三天內就搞完了減租，鬥爭後在大會上教育羣衆，由村幹部講了一氣道理就算完了。有些幹部把鬥爭當成開展工作的手段，於是產生了對富農的過[illegible]利益的錯誤，即是[illegible]個「頭頭兒」「門[illegible]部把持鬥爭一個中[illegible]也提出了清算中農[illegible]糾正了）。其次[illegible]的地方已經開[illegible]促進包辦代替作[illegible]不然回去就報[illegible]情況，羣衆覺悟[illegible]了。但還有個別[illegible]發號司令」，一[illegible]自己不去接近[illegible]作原則上的指示[illegible]農民「定否分配[illegible]這種一[illegible]某些村子，還[illegible]點，也就發生[illegible]象；羣衆認爲他[illegible]羣衆面前擺架子[illegible]之教育，並[illegible]，甚至有些村子[illegible]定，結果鬥爭一[illegible]工作無[illegible]。

中陽新解放區
一年來耕地顯著擴大

（本報訊）中陽新解放區，在閻軍統治期間，人民大部逃亡，耕地一個山頭一個山頭的荒下來，解放後，人民紛紛返里，在一年當中生產已顯著擴大。柳溝村在「兵農合一」暴政下，全村荒下一萬來畝土地，去秋解放後，一年來增開荒地四千畝；三角莊在「兵農合一」前，全村五十戶，五百來人口，「兵農合一」後到解放前僅留下五戶二十口人，去年解放後到現在，增加到二十二戶六十來口人，該村原種一千來畝土地，「兵農合一」的結果，全村只種一百畝土地，現在又種到五百來畝地了。（煥文）

編後話

「別的地方已[illegible]開展，咱這裏不[illegible]不行，不然[illegible]」五寨七月份羣運總結指出[illegible]表功思想，[illegible]了「包辦代替」[illegible]實是一[illegible]要克服表功思想，[illegible]人民服務[illegible]思想裏[illegible]做到這一點，就須深入檢查工作，表揚好的批評壞的必須實事求是。

× × ×

把鬥爭當成開展工作手段，於是產生了對富農過份鬥爭和侵犯中農利益。開展什麽工作呢？難道[illegible]中農，就把工作開展起來了嗎？[illegible]當作「手段」一是[illegible]幹部中的農民[illegible]主義」思想作怪，於是誰比別人多了一[illegible]就鬥誰了。

× × ×

神池「父親督促兒子歸隊」消息，是很好[illegible]我們歸隊工作如何作[illegible]就失敗了。而其中[illegible]前者懂得建軍工作[illegible]志的事，首先地方[illegible]來，而後者則不懂得[illegible]關心這個工作。

……門診時間，中醫早晨七……人民……上午九時至十二時止，下午三時至四時止。西醫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三時至五時止。外出診治時間，一律在下午。四鄉老鄉來請，和病急本市來請者例外。

尋人

李振揚（……小名金虎）……人，三七年……曾僱六團，……不知下落，……想念非常，……速來回音，……的同志知……者，亦希……知右玉縣……街倫……家。

……八月……

李聚昌（……明）河北省……縣村營人，……九年參加一……師軍區司……台工作，……在行署檢查……卡工作，……到綏遠工……不知……何……寄來信……寫信，望……報後火速……如有知其……，亦請……寄臨縣……貨棧。李……

關維憲（……兄：去年十……交城……知……到……我因久……鄉，來信……合。……弟……

延安總部發言人稱：對用於內戰的一切飛機 爲了自衛我們必須射擊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在記者問以各地發現民航機被蔣政府動令從事內戰的軍運，中共軍對此將取何態度時，延安總部發言人說：「凡爲着進攻解放區的目的而載運軍火或軍隊或軍官到內戰前綫的一切飛機，我們都已下令射擊，因爲這些飛機無論來源如何，都是參與了作戰行爲，我們爲了自衛，必須實行這個步驟。」發言人說：「無論如何，我們對於被擊落飛機中的一切駕駛員和其他人員，都不會傷害，如果受傷，我們當盡力醫治。我們對於一切被迫從事內戰的空軍人員，都感覺非常惋惜，對於被迫從事軍運的民航機飛行人員尤其同情，因此我們反對在內戰中使用任何空軍，主張把空軍放在北平執行部管理之下。而爲了盡量減少飛行人員的無謂犧牲，爲了保護幼稚的中國民航事業的生存前途，我們尤其堅決反對蔣政府强迫徵用民航機從事內戰的荒謬措施。」

「官逼民反！」 太湖成了「梁山泊」 「匪」勢雄厚活動蘇浙兩省

（新華社延安卅一日電）上海訊：在國民黨政府的暴政下，蘇浙兩省「匪」勢日熾。綜合此間大公報七月十九、二十、廿四日消息，除浙東沿海「海盜」騷擾外，太湖的「湖匪」及太湖長江間廣大地區的「散匪」聲勢日熾。太湖在抗戰前若干年中，即爲「湖匪」的根據地，抗戰勝利後，大批失業人民、散兵、游勇數千人，因衣食所迫，又集結於此，以劫掠爲生，太湖遂成爲現在的「梁山泊」，最近又有吳興、平湖的水警攜械到此落草，力量愈加雄厚，他們的武器有日本式機關槍、美捷輕機槍及盒子砲等，據聞，某些隊伍尚有火箭砲、迫擊砲。他們的活動地區，除控制太湖的整個湖面外，還常常出打京滬杭鐵路綫上的蘇州、無錫、嘉興及吳興等地。在浙省吳興方面，被稱爲「匪」的一部份隊伍，且與當地居民相處甚得，不相侵擾，只發行稅票，徵收漁稅，稅票發行直達吳興城附近。浙省府對「湖匪」引爲心腹大患，浙省主席沈鴻烈曾提出：「今日浙江，剿匪第一」的口號，最近撥款三千萬元，準備「進剿」，但據悉，「進剿」計劃極感困難，因「湖匪」實力不可輕視，太湖縱橫百餘里，「湖匪」所據的洞庭山周圍小島嶼羅列，港汊縱橫，地形複雜，加以很多地方「匪」民難分，且太湖橫跨兩省，此擊彼竄，故於進剿殊無信心云。在太湖西北廣大的蘇省地區，「散匪」遍地，金壇附近之洮湖爲其據點之一，國民黨當局派重兵駐防各地，隨時出剿，不久以前，曾組織金壇等一五縣會剿」，毫無結果，最近又成立「金壇武進宜興溧陽四縣聯防會」，但此後「匪」勢愈兇。

陝甘寧清澗縣委號召 農民非常關心時事 幹部應加强學習好好宣傳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陝甘寧邊區中共清澗縣委在最近召開之區書區長聯席會議上，號召幹部加强時事學習，以便加强對羣衆宣傳時事。該縣區鄉幹部幾天來下鄉時，只給羣衆宣傳生產，很少講解時事，致使一些羣衆對時局認識不夠。最近該縣配合救災，在二十一個村莊內進行了時事宣傳，受到羣衆熱烈歡迎。一位幹部在三鄉鋪家溝村民大會講解共產黨領導解放區羣衆翻身，國民黨反動派屠殺壓迫人民的事實時，村民凝神靜聽，雖至夜深不倦。當說到解放區人民力量發展時，有人說：「土地革命時，紅軍人少槍砲也不好，還打勝仗，現在更不用說了，蔣介石要進攻，非倒霉不可！」並要求「這樣的會以後多開才好，我們農民鑽在山鄉圪塔裏，你們多宣傳，我們心裏才明亮。」從這次宣傳中，看出羣衆十分關心時事，並不如有些幹部想的「農民只顧種地，不管時事不時事」。

冀中發動「一兩米運動」 改善前方戰士伙食 文化新聞界提出「筆的總動員」口號

（新華社河間一日電）冀中解放區各界正貢獻一切力量，爲自衛前綫服務。中共冀中區黨委機關總支關於開展「一兩米運動」改善前綫戰士伙食的號召，已獲所有機關學校的響應，軍區直屬隊、邊區銀行冀中分行、河間市公安局等機關人員首先捐獻小米五千五百斤菜金及積蓄達十三萬元。爲保證子弟兵時刻滿員，冀中地方法院推事劉心赤、河間市公安局蔡局長與工作人員李永貴、石仁義、電訊局張建基等十餘名幹部，相繼報名入伍。方從天津逃出的學生王顯，亦向民主政府請求參加八路軍。冀中文化新聞界並提出「筆的總動員」口號，冀中導報社已取消星期休息制，抽調部份編輯人員參加新華分社組織的記者團，赴前綫採訪。軍區政治部火線劇社正日夜趕排「再上前綫」「軍民合作自衛」「復仇遊擊」等劇，準備隨軍巡迴演出。作家崔璋、孫犁等亦正執筆從事自衛動員鼓詞歌曲的寫作。

士兵不願打內戰 美式武器也枉然

開平蔣軍官兵六人投奔冀東

（新華社遵化一日電）駐開平（位唐山北北寧路車站）蔣軍四十三師十七團一營三連二排副排長鄭樹新、班長王士昭率領士兵四人，攜帶美式輕機槍一挺、衝鋒槍一支、七九步槍十支、子彈千餘發，於七月二十二日反對內戰，投奔冀東解放區。記者會見這幾個身着美式服裝的蔣軍青年官兵時，他們都顯得異常興奮，二十八歲的副排長鄭樹新說：「國民黨隊伍怕士兵跑，統治的非常嚴，就是隨便和老百姓說句話，也得挨打，但是愈是這樣，弟兄們愈不想替蔣介石打內戰。儘管美大鼻子幫助他新式武器，可是拿新式武器的士兵不願意替他打，新武器也是枉然。」

不管人民死活 加緊製造災荒

蔣政府今年徵實一萬萬多担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渝訊：路透社十七日電稱：此間估計本年田賦徵實在全國民黨區共約一萬萬一千七百五十六萬七千担，其中七千一百餘萬担歸各省當局，除四千萬担全部解繳國民黨中央政府。四川人民所負担的最多，計一千一百萬担，受災最重的湖南，亦達六百二十萬担，浙江六百萬担，江蘇五百七十萬担，廣東四百五十萬担，河南三百八十萬担，陝西二百萬担，台灣二百三十萬担，東北各省共徵三千萬担。歷年來，國民黨政府搜刮人民的糧食已至山窮水盡，去年田賦徵實五千九百萬担，至今年一月份才收到二千一百餘萬担，人民已無存糧，今年在嚴重災荒之中，徵糧竟爲上年之二倍，且歷年積欠糧食仍在追繳，結果國民黨區的糧荒和包括一萬萬以上災民的災情勢必更加嚴重。

瓊崖我軍英勇自衛

蔣軍承認進攻困難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滬訊：國民黨當局與在華中華北大舉進攻解放區同時，亦在海南島向瓊崖人民部隊實行進攻。據八月九日華西晚報轉載天津大公報訊：廣東省主席羅卓英現正忙於進攻海南島瓊崖等地的抗日部隊，後者與當地人民結合，當即展開自衛戰，使當局亦不得不承認進攻困難。

蔣機十二架掉下來了

（新華社長治電）八月十九日下午由南飛來之蔣機十二架，因汽油用盡及氣候關係，在豫北地區被迫降落，其中兩架落入解放區，機身均有損傷，駕駛員一人受傷，已送往醫院救治。其餘十架，四架下落不明，兩架落於孟縣黃河岸上，三架落於黃河東岸蔣軍據點附近，一架墜入黃河，據云，該機爲國民黨十一航空隊。

川北旺蒼南江 變民人槍十數萬

西康邊境人民武裝及成燎原之勢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綜合成都新新新聞、新中國、新生報、天津大公報等報消息，四川各地民變聲勢益大，民變隊伍之在川北旺蒼縣屬三道河地區者，人槍達十萬，均爲附近各縣之饑民，在該地四境擴緊戰壕。旺蒼東鄰之南江縣有變民數萬，擁萬餘枝。各地貧民復用郵……長槍或身縱短槍陸續向該區集中。儀元縣東亦常有「匪」活動。南、旺變民並有重砲，指揮多係軍人，組織嚴密，甚至中央社亦不得不於七月二十三日承認旺蒼、南江有「烟匪」數股，每股人槍一二三千不等，並稱正由第十四十五兩區保安副司令部張胡兩副司令及新編等九旅楊旅長（按爲川軍原第九師師長楊封軒）會同「剿辦」。另悉，川府及綏靖公署參謀及第四區督導團亦於七月二十四日在旺蒼召集陝鄂三省邊境有關負責人開會，並協同川陝鄂三省邊境決定分四路「進剿」，但據悉，旺、南一帶地形險惡，尤以旺蒼三道河地區，縱長六百餘里橫寬三百餘里，爲未經過開發之森林區，「進剿」極感困難云。在西康邊境之天全、榮經、蘆山等縣之人民武裝，雖經今春國民黨軍屢殺二十餘萬，現又蔓延成爲燎原之勢，該處武裝反抗强動之領袖，蘆山爲陳紫武，榮經爲朱士謙、朱士洗兄弟，天全爲李元亨，更加名宿黃朱所部，聲勢極爲浩大，駐軍被圍因傷亡不少。國民黨當局現令川軍二十四軍加緊「進剿」，四川各地現在已有五十餘縣之駐軍及保安軍實行聯防，西康省主席近已下令省內駐軍增防邊境，陝湘黔等省亦將舉行聯防會議，由各省增調正規軍駐紮邊界，以防民變蔓延。

蘇中南綫的勝利 是運動戰戰略方針的勝利

我方軍民配合作戰，蔣方士氣低落內部矛盾

（新華社淮陰一日電）新華社記者分析目前蘇中南綫形勢稱。蘇中自衛戰迄今一月有半，總計進犯蔣軍七個旅及兩個交通警察總隊全部潰滅，進犯蔣軍已喪失有生力量五萬四千餘人，佔其總兵力一半以上，華中南綫「武力決賽」的第一回合已見分曉。綜觀此次戰局，約有如下特點：第一，大兵團的運動戰。蘇中地處江海之濱，公路縱橫，水道暢達，便於蔣軍進攻，亦便於我軍轉移，蔣軍七月十三日發動進攻，廿三日佔如皋，八月二日佔海安，一時來勢洶洶，深入百里。八月二十二日，我軍一舉攻入如皋東南三十餘里之丁堰、林梓，又[illegible]，突然出現於蔣軍後方，大踏步的後退，亦大踏步的前進，使對方顧此失彼，腹背受敵。蔣軍所到之處，姦淫燒殺，人民被迫反抗，新四軍出現於蔣軍側後，救人民於倒懸，處處受到歡迎，蔣軍愈深入，亦愈陷於解放區軍民的天羅地網。蘇中戰役，證明人民軍隊在消滅進犯者有生力量後，即收復失去的土地，今天可以說蘇中之捷，正是運動戰戰略方針之勝利。其次是地方民兵與主力軍機動配合。地方武裝民兵在蔣軍侵佔區，就地堅持游擊，不斷襲擊困擾蔣軍，破壞斷絕其交通運輸路綫，使之困守據點，不敢輕易出擾，例如八月一日地方兵團一部設伏林梓、丁堰間，獲蔣軍彈藥四百箱，焚燬汽車九輛。七月二十二日，靖江民兵在岑界市附近截獲蔣軍藥品十七船，俘其六十餘人。第三，蔣軍指揮官開始輕視新四軍後，陷於慌亂不堪。蔣軍四十九師（軍改）於佔領林梓後，孤軍深入，後方空虛，結果在如皋東南陷入新四軍重圍，其師指揮部及二十旅全部就殲，其副師長（原副軍長）王克俊即於是役陣亡。最近新四軍反擊收復丁堰林梓，蔣軍又有五千就殲，如此蔣軍腹背遭受威脅，手足無措，乃欲集結困守如皋、黃橋兩地兵力以壯聲勢，然尚未會合，即遭新四軍分別堵擊包圍，蔣軍再被殲滅一萬五千人以上。第四，蔣軍士氣低落和內部矛盾。蔣軍下級官兵大部份是被欺騙來進攻解放區的，戰鬥中，一經新四軍包圍，就紛紛放下武器，被殲蔣軍四萬四千餘人中，放下武器者即達三萬人。同時進犯蔣軍雜牌軍當頭陣，如四十九師屬東北軍，六十五師爲粵軍余漢謀部，新七旅爲川軍，這些部隊官兵都不願爲蔣介石作內戰犧牲品，某部份被解放的士兵在新四軍教育之下，認識了蔣介石消滅異己的陰謀，即掉轉槍口，向反對作戰。蔣軍於進攻時，利用其美製飛機大砲猛烈火力，人民遭受空前災難，亦增加新四軍若干困難，但決定勝負的並不在於武器，而是在於掌握武器的士兵。

忻縣平川復活了

文仲

經歷了饑荒災難的忻縣平川，重新獲得解放了，廣大平川重新連成一片。金山的東西，鐵路兩旁，遍野的高粱、穀子，隨風飄漾，今年將有一個十幾年來未有的豐收，多年不能相互來往的親戚老鄉也能見面了，互相慶賀着：「這是八路軍帶來的，是毛主席的洪福呵！」

一年以前的忻縣平川還是日寇漢奸統治的恐怖世界。去年此時，日閻合流，閻錫山原封不動的接收了日寇的特務漢奸的全班人馬，日寇潛伏勢力與漢奸惡霸、封建反動勢力結合起來，新的恐怖加在人民頭上，把減過租的農民吊打綑綁，個別農民翻身的積極與英勇抗戰過來的民兵被閻頑軍扣去槍斃刀砍，甚至把他們釘到城牆上去，尤其是駐在奇村的漢奸李向東部的偽軍從進隊，給了人民的苦痛是永世忘不了的，祇今年春天到夏天的三個月中，就打死了在地裏生產的農民五十餘人。眼看着生產的地荒蕪，生產停頓，人民從自己的經驗[illegible]認識閻錫山的反動[illegible]和[illegible]生存，不讓老百姓生存。要生存下去，祇有起來鬥爭。[illegible]漢奸特務反動份子們，[illegible]了，[illegible]他們，[illegible]解放區的陰謀，[illegible]造謠說：「閻錫山不久就要來了！」[illegible]「閻錫山來了，殺誰！」[illegible]但是人民堅決的回答了他們[illegible]：「閻錫山能來了，嚇不走！」[illegible]都是嚇人沒深[illegible]保險。」人民是再也嚇不住了。於是昨天還是橫行霸道的漢奸惡霸、少數不法地主突然變得「好心」起來了，卑躬地向受欺受怨的人們拉攏，給你幾做地，給你幾件衣裳，「不要跟上他們鬧，要不然閻錫山來了，你們的腦袋不保險。」但是人民很清楚：「我們餓得要死，實說了的時候，你們從沒有可憐過我們。」「去年引上『歎民軍』（閻錫山收編的偽軍）沒收佃戶們的糧的時候，你們沒有可憐過我們。」[illegible]人們說：「[illegible]你們[illegible]，但老百姓回答[illegible]：「你們是怕把閻錫山[illegible]。」堅決的說：「在咱們山頭上[illegible]，西有個閻錫山，村裏就有大旗杆，消滅不了閻錫山不活不成，撥不倒旗杆翻不了身。」一人民要取得徹底的解放，一定要保護住自己的[illegible]，保證自衛戰爭的勝利，打破漢奸特務們的挑撥離間和欺騙之後，人民的怒火再也抑不住了，看吧！羣衆在金山東的鐵路上起來的清算了吸自己血的閻偽村長，他自己[illegible]加在人們頭上，強迫着把村裏[illegible]，閻軍偽軍修工事，砍光了的樹木幾乎全部，沒收了全村不分窮富所有的糧食。但今天得到了清算。金山以西的西呼延，有名的「吃針老財」「窮漢閻王」，往日統治全村，威風八面，窮人見了就不寒而慄。在羣衆大會上，今天也向羣衆求情下跪，但敎衆人「可憐可憐」。多少年來人民沒有忘記，[illegible]，他依仗敵偽勢力，[illegible]佃戶起地款，他非七斤不收，[illegible]六斤，[illegible]佃戶的口說，[illegible]而佃戶的房子就這樣被燒了。他公開說過：「全村人合起來也不如我一人值錢。」他吃喝了農民的血汗難以計算的，今天羣衆向他算賬，要他吐出來，誰說不應當。

奇村原是敵人的據點，一直黑暗了八年，受苦受難的人民，如今見了青天。組織農會，團結力量，在農會領導下爭取到了一千多人，在「財政專員」[illegible]閻偽村長的事實，[illegible]講到[illegible]，氣得[illegible]上去就是一拳，大罵道：「今天新政權來了，不是從前，老子今天要申冤！」

西鳳城西呼延，廣大的平川一樣，每一個村莊都燃燒着復仇的火焰，受壓迫的人們挺起腰，去向漢奸惡霸算賬。

反動份子們到處叫喊：「老百姓不得了，八路[illegible]」又說什麼「[illegible]」[illegible]人。」但是[illegible]發出了公正的評判：「[illegible]漢奸惡霸們就應該這樣對！」「人民的血汗[illegible]應該賠償。」[illegible]以勞動爲先，農民坐着吃[illegible]不應該[illegible]。西呼延[illegible]地主[illegible]，地主[illegible]收租不能發展生產，[illegible]都自動的[illegible]認[illegible]罪，[illegible]向農會實現耕者有其田，孫中山先生的「土地」[illegible]向農會獻出他們所有的[illegible]，得到了人們的熱烈[illegible]。

忻縣平川復活了，人民團結起來，求得自己的解放，他們爲了保持勝利的果實，也採取了自衛，反擊，紛紛參加自衛的進攻，以求恢復和平，和徹底的解放。

招生途中遇勞英

成振

太陽從東方升起來了，我在寧武縣政府收拾行李，準備到寧二區一帶進行招生工作。我揹起了小包，向城西上路了。出了城門十里許，遇見一個四五十歲的老人，吃着李子，得意洋洋的過來問我：「同志，那裏去呀？」我說到寧化堡去。老人說：「我也去寧化，咱們能相跟上，將你的包袱讓我揹上吧？」我說：「謝謝你，我能拿動了。」說時老人已經下了驢，從我手中要把包袱，捆在驢背上，我們一面談一面趕路了。

老人是寧化高崖底村人，名叫康元旗，他告我說：「咱們都是自己人，我在民國三十年那時候，若不是咱新政權的幫助，早就骨頭也不知那裏去了！」接着他告訴我，那年日本鬼子將他的房子糧食都搶光了，家中五口人眼見就要往死餓，新政權知道了，馬上給他發了一百二十斤救濟糧，[illegible]的同志囑咐說：「好好勞動吧，在新政權下[illegible]不死一個人。」他的這句話[illegible]記得很清。他說：「[illegible]同志說，新政權待咱們這樣好，咱們不好好勞動還[illegible]了！」從此以後，他便[illegible]過這苦的生活，[illegible]使全家能吃[illegible]，[illegible]着各種野菜充飢，這樣過了一個月，他的地也許好了，但還有種籽下種。新政權問他要多少種籽，他想：「咱有了新政[illegible]，有困石就[illegible]了。」[illegible]時就借給他兩石種籽。他說：「從那[illegible]，我對生產更加起勁了，到夏天的時候，別人中午息晌，我還要去外邊拾一把糞。一[illegible]冬寒，他就被選爲勞動英雄，日子也好起來了。四三年公糧，他還是免徵戶，但他自動繳了一斗七升，他說：「政府救濟給咱，咱還不能繳糧嗎？[illegible]救濟公糧是咱老百姓應繳的糧。」衆人都學習他，向他學習。四四年他交了三斗七升，今年便繳了一石，而他的日子更是愈過越好，今年又買下了六七垧好地，一頭牛，五隻羊，和新置不少日常用具。他是一個富裕的農民了。他還告訴了我一個故事：

他們村裏的老財[illegible]對他說：「你出的公糧太少，你的莊稼長得比誰家的也好，我的莊稼比誰家的也不如，可是出的公糧比誰家也多，應該按莊稼好壞定公糧分數才公道。」他說：「咱兩個把地換過了吧？」那老財又不願意。於是他教育他說：「人家政府是按每年平均產量出公糧，你的地好，可是你坐在家裏不動彈，到了地裏又不好好侍弄，怎會長出好莊稼呢？[illegible]的地也貴。」把他駁的閉口無言。

當他知道我是學校的工作人員時，更高興了，笑着說：「同志！你是學校的人，我告訴你，新政權辦這學校，還叫我的兒子去念書，完全公費，這是個好機會，我很喜歡的讓他去了，後來從學校畢業回來教了一年書，現在寧武縣政府工作。若不是新政權成立公辦學校，咱怎能讓兒女上學？這一下我可是真正翻了身，不用人家說，我自己親身早感覺到了。」最後他滿懷感激地嘆了一口氣說：「八路軍才是真正救命大恩人。」

快到我們分手了，我道了謝，老人說：「同志，你去吧，窮人翻了身，願意念書的人多着呢！」

割麥人的歌

徐秋風

太陽出來節節高
攬工的人兒也翻了身

颯刮麥子嘩啦啦響
割麥的人兒心歡暢

黃鸝[illegible]叫
今年的麥子豐收了

麥子高來豌豆低
四晌能打三石幾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閻頑頭小影（七）

「恨得他骨頭痛」

閻錫山在忻州平川，對人民之殘忍，『手段』之毒辣實與日寇無異，甚且有過之而無不及。日本人爲着掠奪糧食曾經把女人們吊起來打着要，而閻錫山的走狗爪牙的『手段』則更簡單，譬如在蘇莊、柳家等村子，麥子剛上場，地主與佃戶都沒分，他們就一起刮走了，用不着事後吊起女人們要。日本人甚也要，連大簍子皮也叫女人們剝了給他，而閻錫山的軍隊呢，連老百姓的被褥「皮」，和襖褲「皮」，被褥面子，都剝走了。[illegible]村白在官家女人說，這一帶羣衆有一句口語：『閻錫山甚也要，就是不要臉！』閻錫山的軍隊在張村、上社、八渠等一帶村子姦淫婦女，其無恥殘忍一如日本人。老百姓的生命對於他們說來，是不值一個錢的。今年七月間，張村一個老婆婆給閻偽軍做的吃了飯，送他們出門，閻軍說這老婆婆是看他們數目字，一槍打死。閻軍到大渠村我軍戰士馬改娘的老母親家中東西吃，老母親只有幾個饃饃，送給時，被一身光打的連饃饃也不知跑到那裏去了，閻偽軍出走時說明天再來要吃雞蛋，老母親以明日開口難過，當夜即上吊自盡。忻州城及解放區軍出發進攻解放區時，一路就打砲，其殘忍一如日寇之初進山西，忻州平川一帶人民死傷在血火下者數達六千餘人。很多房屋被炸毀，忻州老百姓一提起閻錫山這筆血淚賬，無不說：『娃娃大大恨的他骨頭痛！』（元青）

年青婦女的命運

推導員來開會
集合了婦女小隊
爲什麼你不開
我家婆公不叫來
二次開大會
叫你的婆公來
對着公長聽
聽了兩點鐘
下午把家中
給你一個常備兵！

上面是閻錫山「兵農合一」幹部教給羣衆唱的一首歌子，作用是爲了警告那些不來開會的婦女，二次不來即要受到體罰和兵役的處罰。而去了之後，就被任意調弄侮辱，當解放區解放後羣衆曾給我這歌子的時候，年老的搖頭，青年人憤怒。（元青）

「把你也活埋了吧！」

忻州平川閻匪區一個六十七歲的老漢憤慨的說：

閻錫山這個老混蛋，抗戰八年住在晉西南當漢奸，八路軍把日本打敗了，他又回來欺負咱老百姓，實行「兵農合一」——土地充公，青年當兵。這且不說。却說這「兵農合一」，把六十歲以上的老漢統統不算。我老漢要見了閻錫山，非和他當面盯對清楚不可：爲什麼我六十歲的老漢不能算了？爲什麼你也是六十歲就能算了？

罵你老混蛋！
既然不算，
咱們都不要算！
你也不要吃，
你也不要喝，
把你也活埋了吧！

（胡健）

思想漫談　在實際工作中提高思想

桑友蘭

自從「呂梁英雄傳」在大衆報上連續發表以後，它就緊緊的吸引了我們的同志，由於它的通俗，生動，又是實際當中的事情，所以他成了我們的政治教員和文化教員的好教材。他不僅使我們認識羣衆的智慧，力量，並且對我們的政治、文化，各方面都提高了一步。

我們讀了周文同志的序後，知道馬烽、西戎同志是二十四、五歲的青年，過去都沒有住過多的學校，都是在八年抗戰中，老解放區的實際工作中鍛鍊出來的。我們就聯想到自己過去的學習，不是好高騖遠，就是走馬觀花，不求甚解，認爲只有住學校，訓練班才能進步，提高文化呢，更需要在學校才行。當然，學文化，能住學校也能，但却忽略了在實際工作中提高思想，提高文化。[illegible]

[illegible]不能多念書，[illegible]

祇要肯學習，甚時也不遲

桑友蘭[illegible]

[illegible]